

【名家谈】

邱华栋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

报告文学作家应具备思想家的风范

Sora、ChatGPT 这些人工智能对作家们的影响有哪些方面？如今，我们面临着非常有意思的、值得思考的境遇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给我们当代的作家提供了如此宏阔、如此深刻的人生实践和人生体验。

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应该具备思想家的风范，或起码拥有必要的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、文化学还有各类学科的知识储备，也需要博闻强记，深入调查，要静得下心，耐得住寂寞。

丁晓原
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

报告文学的产能很大

报告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，是新时代赋予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，也是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的创作胜场。对此，报告文学作家可能需要更多地关注、学习、更新知识结构，迎接新书写。

报告文学产能很大，但有较高社会公众关注度的不多。最近有年轻评论家问：谁在读报告文学？稍后有资深评论家提出了报告文学创作“内循环”的话题，即某些主题写作报告文学的读者，主要是定向读者：评奖专家、作品邀约评论者以及所写题材关联的单位、系统。缺少社会公众读者的报告文学，是很难具有传至后来的历史价值的。

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报告文学需要开阔新思维、提升新能力的资深作家，更需要具有新知识结构、新审美书写能力的新青年作家。

张培忠
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

从传统的文学轻骑兵向文学重器转型

这几年广东报告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：从传统的文学轻骑兵向文学重器转型。报告文学传统上被认为是轻骑兵，它能迅速地反映现实，但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够的。

如何转型？一是加大报告文学创作的组织化程度。组织召开全省报告文学创作推进会、定期召开调度会、改稿会、研讨会、统筹推进报告文学创作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近年全省创作报告文学作品148部，其中重点扶持长篇报告文学20部。其中《中国桥——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》获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优秀作品奖特别奖，《血脉——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》获2023年“中国好书”，《奋斗与辉煌——广东小康叙事》等7部获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“五个一”工程优秀作品奖。二是从平台建设向文本研究延伸，例如，联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暨南大学创办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，创办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》，加强对报告文学的整体研究、年度研究和个案研究，加大对报告文学名家名作的推介力度。三是从政策的保障到资金的扶持进行提升。把报告文学队伍打造成为全国报告文学的一支劲旅，推动报告文学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。

陈启文
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，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

挖掘离我们最近的文学矿藏

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，绝对是文学的富矿。比如，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一个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，我正在采访准备写作相关作品，还有很多其他空白等着我们去填补。

广东报告文学还是很强的，在全国报告文学方阵里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阵。作为广东的报告文学作家，要立足大地，肯定要去挖掘离我们最近、还没有开采的这些文学矿藏。

丁燕
广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、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

扎根生活才能创作出“高峰”之作

2023年，我出版了4本书——《工厂女孩》《工厂男孩》《工厂爱情》和《等待的母亲》。除了《工厂爱情》是长篇小说之外，其余三本都是报告文学。其中，《等待的母亲》是广东省作协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”重点项目，经过三年的深入采访、完成初稿、专家评审、修改定稿后最终得以出版。

只有在一个好的时代，在作协等文化机构的大力推动下，再加上作家的勤奋刻苦和努力，才能诞生一部让读者喜欢，能真正留得下来、称得上“高峰”的作品。

文字整理：梁善茵 张潮洪 周颖佳

徐剑：重申报告文学作为“国家叙事”的时代价值



壹 像贴碎片一样复原事件原貌

羊城晚报：您怎么定义“报告文学”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从名称上看是舶来品，我认为报告文学可以溯源到《史记》。中国有强大的史传传统，司马迁所修《史记》就有接近报告文学的真实，颇具现代意识。所以，我认为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应该是很久远的。

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。对于报告文学来说，真实性是第一位的，是不能越过的边界。用文学的方式表达，落点在人。真实事件任何人都可以写，但是报告文学的表达应该是用文学的形式，是生动的、独特的、陌生的。虽然这种表达也会有主观的、眼睛见不到的、未经考证的东西，但一定要合理，要经得起推敲，能像

拼贴考古碎片一样复原事件原貌。

羊城晚报：报告文学与当下热门的“非虚构”有何联系？

徐剑：“非虚构”是针对报告文学的写作过于程式化、过于高大上的弊端而提出的。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某些报告文学作品不好读、不受待见，所以才产生了非虚构的概念。我觉得这两者是互补的，非虚构强调私人立场、作家自我的角度，可以写得更有体验性、现场感，但我怀疑有些非虚构写作过于情感化，读者在享受文学盛宴的过程中，有时候会有被真实的虚假戏弄的感觉。“国家书写”如何与民间立场的书写、作家个人立场的书写结合，这是需要探索的问题。

贰 感动是起码的门槛

羊城晚报：现在的报告文学是否大多为主旋律的题材？

徐剑：有主旋律的，也有民间立场书写的。比如，我最近写了一本书——《西藏妈妈》，就写了西藏儿童福利院，全是平民老百姓。我有“三不写”：走不到不写、听不到不写、看不到不写；还有“三化”：名人传奇化、伟人平民化、平民伟人化，这都是我创作报告文学的一些原则。不能总是像一只夜莺那样歌唱，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应该是记录世道人心，记录春秋历史。报告文学有几个特性：纪实性、预见性、揭露性，有现实主义的锋芒，但首先要让大家都读下去，让读者把眼泪流下来——这不是煽情，而是感动，这是起码的门槛。

羊城晚报：感觉好像是写不了虚构再去写非虚构？

徐剑：在我看来，报告文学写作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。能否写出好的报告文学，在于你是不是有充分的准备来驾驭这个题材，你是不是熟悉这个领域，如果不熟悉，你是不是能很快地学习？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，当写完一个领域，就应该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。

羊城晚报：您现在是不是还在进行其他文体写作？

徐剑：散文还在写，我大概出版了七八本散文集。其实散文是我的报告文学写作间的小“品”，就像画家的小品一样。每次散文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休息，为下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作准备。当然，我也在写书法，甚至写古体诗词。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多种文体训练，应该有更深广的文化积累。

叁 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为何“洛阳纸贵”？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徐迟的报告文学作品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当年会“洛阳纸贵”？

徐剑：《哥德巴赫猜想》的落点是人，是一个人的命运，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。当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，碰到像陈景润这样的典型，一个优秀作家笔下，就诞生了感动一个国家的文章。

报告文学的写作门槛看似很低，但难度系数极大，它需要人的经历、学识、才华和思想。报告文学作家要成为半个思想家、半个文学家、半个社会活动家、半个哲学家……才能写出特别好的作品。因为人是非常复杂的个体，你要从一

个改变历史的大人物或是一个默默无闻过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身上，挖出生动的、独特的、感人的故事来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，徐迟做到了。

在大家只能有限地读书和看报的年代，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在全国顶级的《人民文学》和《人民日报》上连载，就形成“洛阳纸贵”现象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的文学作品很难再有当年的“待遇”了。

徐剑：当然，现在的文学传播生态和当时截然不同了。现在是坦克式冲锋，大军团似的一拥而上，但拼不过当年一个步兵的刺刀。这是当代作家的宿

命。此外，当今读者的审美也提高了。

羊城晚报：您怎么评价现在的报告文学创作？

徐剑：这是一个强大的写实主义时代，中国的报告文学承担着“国家队”的写实责任。当发生灾难的时候，报告文学作家总是作家中第一批冲上去的，比如说汶川地震、新冠疫情、长江大水灾、冰灾……都是冲在第一线的。这支队伍绝对就像司马迁一样承担着一种国家的使命、义务和责任，当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时候，总是需要一些书记官把历史记录下来，包括港珠澳大桥、青藏铁路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，等等。



新时代报告文学高质量发展峰会现场

肆 广东报告文学将无愧于这块创造的高地

羊城晚报：报告文学在这个时代能发挥怎样的作用？

徐剑：20世纪80年代，可以说是报告文学的高峰，我们那一代人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。当今时代，对报告文学需求量仍然很大，主题出版成了许多出版社业绩考核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至少是并驾齐驱的。但这个社会在一日千里的同时，似乎又变得有点无序，作家可能无法适应这种急剧的变化，把自己关在玻璃屋里。所以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，

对报告文学的冲击，并不是特别焦虑，因为我相信报告文学是替代不了的。

羊城晚报：报告文学的作者、读者好像都有老化的现象？

徐剑：都有点老化，但报告文学作家还在努力，写成了一种惯性，我就要求自己下一本书一定要比上一本书写得好。报告文学也要讲究有“回头客”，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要有危机感。新媒体阅读轻松、生动、快节奏，这些报告文学可以吸收，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写作要有新人、新观念、新创造。但我对自媒体

对报告文学的冲击，并不是特别焦虑，因为我相信报告文学是替代不了的。

羊城晚报：您怎么评价广东报告文学创作现状？

徐剑：广东的报告文学和广东的经济一样，是一个创造的高地。大湾区，特别是深圳，我始终把它看作是未来之城、世界中心。广东的报告文学应该也会和这块土地的创造相匹配，无愧于这块创造的高地。广东的报告文学这几年很有起色，在整个报告文学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，我对它充满期待。

伍 报告文学的优势在于揭示“新闻背后的新闻”

王晖[南京师范大学教授]

如果从量的角度来看，报告文学作品的数量已经很多，2022年报告文学参评鲁奖的有338部，是所有门类里面数量最多的。从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的《饿乡纪程》《赤都心史》开始到今天，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。在印刷传媒这个背景下，报告文学文体的发展非常兴盛。

但我们都既不能妄自菲薄，也不能妄自尊大，要客观地认识报告文学自身的价值。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作用是对于现实的真把握，也就是今天常讲的非虚构精神的强化和践行，这一点是报告文学对比所有其他文体来讲的最核心

的文体要素，如果这个要素没有了，报告文学的文体价值也就没有了。

改革开放文学的报春花，除了小说《班主任》之外，就是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。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为什么成为里程碑？是因为它非常地体现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现实关怀。回头再读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常读常新，它有现实关怀、思想反思，有对“文革”的反思，非常地敏感，甚至可以说是超前。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思想者，强烈的现实关怀应该仍然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价值。

如果报告文学要进行

高质量的发展，它一定要超越新闻模式，要趋向于思想性和主题性，实际上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不是作家本身要这样做，而是读者或者你所处的环境要求你不得不这样做，这样的趋向是读者对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期待的位移。

在印刷传媒的年代，报告文学可能是“轻骑兵”，很多事情是用报告文学短平快地报道出来、揭示出来，但是今天要和网络媒体短视频去拼快，报告文学没有这个优势。报告文学的优势在于什么？他不要求你或者说他并不期待报告文学给出多少新闻面——说实话，很多读者的新闻面比

我们快得多——而是要期待新闻面里面的东西，期待作家对于重大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具有深度、广度的认知与思考，即新闻背后的新闻。

报告文学的数据量很

多，但为什么有些报告文学不好看？有人说报告文学的笔法不行等等，但还有一个原因是，它是新闻体式。很多报告文学作家做过新闻记者，记者的报道是中立立场，但报告文学作家一定得是思想家，报告文学一定要有主体要素，要介入，不可能完全做到中立。比如，对同一样事情，报告文学作家就无法完全像新闻记者那样“零度”，不可能，也不需要。

有的读者认为报告文学就是宏大叙事，其实不完全是这样。不管是重大的历史事件，还是重大的人物，都是要写一个大写的人。

今天的报告是明天的历史，衡量一部报告文学是否具备优秀品质，就看它有没有文献价值。也就是说，当谈到某一类事情的时候，会说你去看看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，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这个作家的这部报告文学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准确真实的文献，虽然是文学性的表达。

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，非虚构文学是一个大的类型，它并不是一个文体，非虚构和报告文学是不对等的。

有的读者认为报告文学就是宏大叙事，其实不完全是这样。不管是重大的历史事件，还是重大的人物，都是要写一个大写的人。